李依依：人生竞赛永远没有结束

李依依与1959年8月31日的《人民日报》样例合影。她出现在当日刊发的《竞赛还没有结束》中。

1959年8月3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刊发报道《竞赛还没有结束》，讲述了本溪第一钢铁厂一号高炉积极竞争、提高高炉利用系数的故事。李依依那时只有26岁，是一号高炉的工长。

1962年进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（简称“金属所”）工作至今，李依依曾担任金属所所长和党委书记，连续主持和参加5个五年计划（规划）国家科技攻关计划课题，完成动车组转向架等关键设备国产化，获中国金属学会冶金科技终身成就奖和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。

现在，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，92岁的李依依在国家重大战略科研项目中担任顾问，依旧活跃在科学研究最前沿。

“1954年，我在北京九院校运动会破过80米栏跨栏纪录，14秒20！”当科学家回忆往事，竟首先提到田径比赛。冲过终点线的瞬间让她着迷。

眼前的李依依，虽在鲐背之年，却步伐稳健，话语铿锵，讲到激情处，“我就不信不行”脱口而出。这分明还是70年前那个一心冲刺的年轻人！

凭着不怕困难的倔、争分夺秒的急、绝不服输的刚，她在高炉炼铁，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女工长；又在金属所做研究，带领团队连续取得突破。《科学》杂志曾写道，沈阳有一个“由一名中国极少数的、杰出的女科学家领导的金属研究所”。

人生竞赛的跑道上，李依依一直在冲刺。

这是一段障碍跑 她说“不怕困难，就怕遗憾”

辽宁本溪，工业遗址本钢一号炼铁高炉历经百年风雨，静静矗立，这曾经是东亚地区最大的炼铁高炉之一。

1958年9月，来到本钢的第十个月，身高1.6米的李依依就开始爬数十米高的一号高炉了。

都说秋风送爽，但在炼铁工厂，送来的只有混着炉灰和火星的热浪。热量炼出了铁，也穿透了红砖岩壁。

25岁的李依依，这个祖籍江苏、此前在上海和北京两个大城市生活的姑娘，穿着浅灰色的工装，走在一号高炉外壁的阶梯上，豆大的汗珠从每一寸肌肤渗出来。她刚刚被任命为炉长，要去炉顶检查——这是炉长的职责。

李依依是主动来炼铁的。一年前，她从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毕业，可以留在北京，或者去沈阳的金属所和同样做科研的心上人团聚，可她都没有。

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，李依依向往做艰苦而壮丽的工作。“不就是炼铁吗？没有难度，还有什么意思？”她把大辫子一甩，头也不回地来了。

高炉的一半，就超过十层楼高。李依依说，在不断向上的攀爬中，她想起了那些宣传画，女拖拉机手、女飞行员、女火车司机，笑容那么灿烂，“她们都行，我凭什么不行？”

在李依依的记忆中，帮妈妈买粮，一袋40斤的面粉或是米，自己一个人就能背回家，“我绝不是个娇气的人，我不想败给这高炉”。

李依依倔强地攀爬着。炉料分布是否均匀，炉温是否安全，管道是否顺畅……她检查每一个细节。

站在高炉上俯瞰铁厂，是什么感受？

建于1911年的本溪第一钢铁厂，经历被掠夺、斗争和解放，当时正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发光发热；她脚下的一号高炉，是东北地区新式炼铁的第一座高炉。“眼前不再只是硬邦邦的炉子，那是国家急需的资源啊。”

在本钢的3年里，李依依无数次爬上一号高炉。直到2008年关停，厂区一直流传着李依依的故事——高炉上第一名女工人，新中国第一批女工长，每天跑来跑去，跟着工人请教如何处理喷焦、怎么处理铁口，班前用15分钟给工人讲技术课，一刻不得闲。高炉仪表盘后面保留着一块空地，那是当年高炉师傅们为她——唯一一名女性留下的更衣室。

一号高炉利用系数连续多年全国第一。

60多年后的今天，在金属所的办公室里，李依依卷起袖子，露出手背和小臂上铁水留下的黑褐色疤痕，又聊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“如果能重来，还会这样选择吗？”

“会。你知道吗？80米栏共有8个栏，栏间距离7.5米，但起跑线至第一栏有12米。这说明什么？所有事情的第一步注定更加困难。这是我事业的第一步，我庆幸自找苦吃，迎‘栏’而上。不怕困难，就怕遗憾。”

这是一场竞速赛 她说“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”

“电梯太慢，等不及，走楼梯。”在金属所楼下相遇，李依依拉起记者就走。她上身微微前倾，一脚刚落地，另一步马上迈了出去，似乎要跑起来。

类似“等不及”的字眼反复出现在李依依的故事中。她总在“等不及”什么呢？

“进口设备贵而且慢，自己来。”抗氢压力容器用钢攻关组会上，当时49岁的攻关组组长李依依定下调子。

这是国家攻关课题，时间紧任务重，但有一种关键的实验设备，进口加安装调试需要很长时间。自己研制如何？李依依脑子里已经有了初步设计，可以节省时间，但必须承担风险。

“担责怕什么？不抓紧研制出来，容器发生事故怎么办？这是国家需求，慢了就等于没完成。”见有人犹豫，李依依急得很。

她提出高压高纯热充氢装置的实验方案，又组织大家修造防爆实验室和热充氢装置。她无数次从梦中惊醒——梦中，自己设计的实验装置发生意外，30多名科技人员共同搭建的实验室付之一炬。她顶着巨大的压力。最终，测得第一批数据仅用了10个月。

“去现场找问题，现在就去。”听闻某水利工程水轮机转轮焊缝出现裂纹，求助专家，当时74岁的李依依二话不说，带人就上路。

当所有人都在转轮下，准备先用“问”的方式“瞧病”，李依依已经开始爬十几米的脚手架了。她趴在巨大的转轮上，用“望”和“切”的方法给大装置“诊脉”。

“裂纹不只在焊缝，延伸到叶片了！这不对！”李依依近乎惊呼起来——该工程水轮机转轮材料全部是进口的，这意味着，我国工人施工没有问题，叶片本身质量存在问题。

她多心痛啊！接下来的日子，李依依一次次往返于实验室和转轮施工现场。甚至有一天为了赶路，在冰雪和大雾的高速公路上困了一夜。她一天都不想等，“这是国家重点工程，每耽误一天，就是浪费国家好多好多钱啊。”

李依依（左二）与金属所年轻人交流。

解决一个问题还不够。她又牵头组建了课题组，提出水轮机组铸件国产化的整套技术规范。现在，应用这套技术规范生产的水轮机转轮已经应用在许多重要水利工程。

“不行！我必须下去，亲眼见证。”金属所研制的盾构机主轴承正式下线，当时88岁的李依依急不可耐下了工地。

没有栏杆扶手，也没有水泥台阶，泥土中挖出高低不同的台阶，便是简易楼梯。年轻人走都要小心翼翼，更何况李依依。

一手土一手泥，在年轻人帮助下爬下去，她想赶紧看看高端轴承这个重要项目的成果，想第一时间看到工程方的作品。“盾构机主轴承，‘卡脖子’几十年。我们用了1400多吨稀土轴承钢，光焊缝就焊了30多万条。”李依依说。

她多激动啊！像看一个磨难中出生的婴儿，李依依在地道里上上下下打量这个大家伙。回程时，大家看到她走路一下高一下低，才发现鞋底走掉了一只，她竟浑然不觉。

“ODS（氧化物弥散强化合金）要再快些搞。”92岁的李依依，急性子依旧，这次瞄准国际前沿拼速度。

以ODS为一体化快堆的包壳材料，可以将铀利用率由不足1%提高到60%—70%，大大减少核废料。“要抢在其他国家前开发出ODS，让我国成为新一代一体化快堆的第一个用户。”李依依还是干劲十足，“就是要和国际上拼！”

这个当年老所长李薰、老科学家师昌绪都看好的后辈，今天，依旧保持着雷厉风行、说干就干的生命力：“和跨栏比赛一样，慢一秒，就是输了。科技竞赛，分秒必争，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”

李依依耄耋之年仍奋战在一线。

这是一次加时赛 她说“争取向上、不能服输”

“先生的精气神似青年。”研究员陈星秋写道。

李依依从来不算自己的年龄。活到老、学到老、干到老、拼到老，于她似是与生俱来的。退休后的李依依退而不休，开启了自己的加时赛。

她选择用工作鞭策自己。

在多个国家重要科学专项担任顾问，李依依每天早上8点半准时出现在办公室，接待一拨又一拨的后辈，有时提供支持，有时答疑解惑。

副研究员李静来了，带着有关ODS产业化的论文，来请教前辈的意见。“这个用词国内外似乎不一样，要斟酌。”李依依拿出笔，大到专业定性，小到用词用字，不出一天，她会返还给李静一篇勾画得密密麻麻的文稿。

研究员李殿中每次出差回来，第一件事便是来李依依的办公室交流成果。这位1998年由李依依引进的青年人才，已经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，两人一人冲刺、一人做后盾，同事常称他们为“大小李院士”。

她选择用学习充实自己。

在电脑上阅读有关ODS的最新英文论文，她要戴上花镜辨认密密麻麻的字母。新词不少，她学会了电脑分屏，一边是英文论文，一边是翻译软件。反复按原文推敲后，她一个字一个字打出论文。一天哪怕只翻译几段，她也持续做着，不知不觉竟翻译了十几篇。她为此感到骄傲，“再多几篇，我想结集出版。”

她选择用艺术调节自己。

退休后的第一件事，她送给自己一架钢琴。她觉得协调上课时间耽误工夫，坚决不请老师。她从基本指法开始，每天自学半小时，渐渐学会了双手和弦配合。她最爱弹《雪绒花》，边弹边唱：“雪似的花朵深情开放，愿永远鲜艳芬芳……”

她选择用运动强壮自己。

当跨栏、奔跑成为过去，打篮球、游泳也被医生叫停，她开始散步。每天傍晚5点半，和丈夫一起散步半小时。她说：“运动不只是为了锻炼身体，更是保持一种争取向上、不能服输的精神，这样，在工作的时候遇到再难的课题都不害怕。”

聊天时，李依依接到一个电话。她皱着眉头听了两句，突然对着电话大声说：“别再给我打电话，我不需要保健课！”挂断电话后，她笑了，“最好的保健就是一直向前跑。一个人不要每天打小算盘，多想着成就事业，才会精力充沛。”

人民日报

钱七虎院士“六一”累计捐赠超2350万

6月3日，昆山市慈善总会打印出一张30万元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。这背后，是一位特殊的老人多年不变的爱与牵挂。

6月1日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“八一勋章”获得者钱七虎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，再向昆山市慈善总会捐赠，为瑾晖慈善基金定向注入30万元。这也是今年以来，钱七虎院士面向昆山的“第四捐”。

这一善举不仅延续了钱七虎多年来投身慈善事业的热忱，更彰显了他情系桑梓、心系社会、无私奉献的大爱情怀。截至目前，钱七虎共捐赠2353.97万元，其中，瑾晖慈善基金累计注入善款1553.97万元，累计支出525.97万元，惠及1836人次。

钱七虎的慈善之路始于20世纪90年代。彼时，他虽收入有限，仍坚持从工资和津贴中拨款资助贫困学生和孤寡老人。2013年，应钱七虎的心愿，瑾晖慈善基金作为昆山首个以个人名义设立的冠名基金正式成立。2019年，钱七虎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00万元奖金全额捐入瑾晖慈善基金，使之成为苏州地区规模最大的个人冠名基金。

“我的一切成就源于国家和人民的培养，回报社会是毕生使命。”钱七虎的朴素之言，道出了他将科研奖金、工资津贴、个人积蓄投入慈善的初心。

作为我国防护工程领域的奠基人，钱七虎创建了现代防护工程学科体系，攻克核爆防护、深地下工程等关键技术，为国家战略安全筑就“地下钢铁长城”。同时，他还参与了白鹤滩水电站、港珠澳大桥等国家重大工程，提出城市地下空间开发规划，推动科研成果服务国计民生。

钱七虎的持续捐赠不仅为地方慈善注入活力，更带动了“日捐”“月捐”等创新募捐模式的普及。在他的影响带动下，23家企业和数百名个人追随其脚步加入捐赠，形成“慈善接力”效应。就在今年4月，钱七虎和夫人再次来到昆山，与昆山市地下空间技术研究院一起，向昆山市慈善总会瑾晖慈善基金捐赠100万元。

“慈善工作很有意义，大有作为，也永远在路上。‘我爱人人，人人爱我’，这样的一个社会非常有力地向世界展示了，我们新中国是怎么样的一个伟大的国家。”在2025瑾晖慈善基金捐赠仪式暨瑾晖“园丁奖”“天使奖”颁奖仪式上，钱七虎动情地说。2025年，钱七虎被评为“长三角慈善之星”和“江苏慈善之星”，成为新时代精神文明的标杆，为国人铸就一座“精神长城”。

新华日报

这位“民间林长”有一本巡山“活地图”

清晨，山间凉风习习，唐海走出家门，在自家小院里提了一口气，大声吆喝“猴儿，猴儿……”，十几分钟后，一群毛色灰棕的藏酋猴拖家带口地从山上奔走下来，双手抱握胸前端坐着，等待唐海拿出玉米粒来喂。

唐海是四川省都江堰市龙池镇人，从部队退伍后，他回到老家。都江堰位于成都平原与川西高原的衔接地带，是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和成都平原主要水源涵养地。2023年，都江堰创新推行“民间林长”，作为“三级”林长之外的补充，唐海就是首批40人中的一员。

我是大山的孩子，这里的山水草木就像我的‘兄弟姐妹’。”唐海说。“民间林长”虽是无偿的志愿劳动，作为党员，他从未推脱懈怠，在经营农家院的同时，他日常参与森林巡护、走家串户宣传防火知识、捡拾垃圾保护生态环境，将“民间林长”的责任意识写进生活中。

在十公里左右的责任网格范畴内，唐海对动植物了如指掌，他沿着山间小路前行，一一指出“擦肩而过”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们，“珙桐、桫椤、红豆杉……山上的植物没有我不认识的，再往前走，能看到一片高山杜鹃，现在正是盛花期”。

唐海在给藏酋猴喂食。

除了植物，唐海与龙池镇的野生动物们也是“老相识”。因为常年和藏酋猴打交道，他不仅能认出许多藏酋猴，还熟知它们的习性。“你看这只猴子嘴角有个肉瘤，是前两年争猴王时受伤后长出来的，我叫它‘侦察兵’，因为他们这个种群比较胆小，每次都要它先下山看看有没有其他种群过来，才会呼唤伙伴。”唐海指着猴群中的一只说。

天气转暖，杜鹃花开，龙池镇优美的自然风光、清新的山间空气吸引了不少成都市民前来徒步赏景。“现在大家保护树木的意识强了很多，游客多起来后，防火宣传和清理垃圾成了主要任务。”唐海说。

在进山徒步的主要线路上，散落着不少生活垃圾，唐海一趟巡视下来，能捡满四五个大垃圾袋。清明前后正是防火安全关键期，唐海随社区工作人员一道，挨家挨户普及防火知识，劝导村民遵守森林防火法律法规，安全过节。

正是在许多像唐海一样的当地居民关爱保护下，如今的都江堰水清岸绿、山林葱郁。据都江堰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介绍，近年来，都江堰森林覆盖率提高到了60.37%，野生植被面积的扩大，让野生动物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，以藏酋猴为例，种群从一个扩大到四个，数量从一百余只增加为近三百只。

“看着这些动物植物们变得越来越好，我心里自豪又踏实。”唐海抓起一把玉米粒递给面前的小猴子，它伸手抓起来，两眼亮晶晶地看着唐海，毛茸茸的头向前试探着，在唐海手心里蹭了蹭。

新华社